

辯學遺續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印

辯學遺蹟

北平主教滿准

辯學遺牘

救世堂重刊

虞德園銓部與利西泰先生書

不佞熙陳留人也。越故有蠻夷之虞。而不佞自陳留徙越。稱中國之虞。越人君子。數爲不佞言利西泰先生。非中國人。然賢者也。又精天文、方技、握算之術。何公露少參。得其一二。欲傳不佞。會病。結轡眩瞽。不果學。亦不果來學。時時神往左右。恍石交矣。旣而翁太守周野出。喻人十篇。令序弁首。慙非立晏。妄譏立白。負弩播糝。聊爾前引。故當轉克醯雞障耳。不佞生三歲許時。便知有三聖人之教。聲和影隨。至今坐鼎足上。不得下。側聞先生降神西域。渺小釋迦。將無類我魯人。詆仲

二
尼東家丘。忽於近耶。及讀天堂地獄短長之說。又似未繙其書。未了其義者。豈不聞佛書有云。入無間地獄。窮劫不出。他化自在天壽。一晝夜。爲人間一千六百歲乎。推此而論。定有遺矚。夫不全窺其秘。而輒施攻具。舍衛之堅。寧遽能破。敢請徧閱

今上所頒佛藏。角其同異。摘其瑕釁。更出一書。懸之國門。俾左袒瞿曇者。恣所彈射。萬一鵠無飲羽。人徒空篋。斯非千古一快事哉。見不出此。僅出謾聞。資彼匿笑。一何爲計之疎也。藉令孜孜汲汲。日溫時習。無暇盡閱其書。請先閱宗鏡錄。戒發隱。及西域記。高僧傳。法苑珠林諸書。探微稽實。亦足開聲罪之端。不然者。但曰我國向輕此人。此人生處。吾盡識之。安知非

別一西天。別一釋迦。如此間三騶二老。良史所不辯者乎。古今異時。方域遼邈。未可以一人之疑。疑千人之信也。原夫白馬東來。香象西駕。信使重譯。往來不絕。一夫可欺。萬衆難惑。堂堂中國。賢聖總萃。謂二千餘年之人。盡爲五印諸戎所愚。有是事哉。茲無論其人之輕重。直議其書之是非。象山陽明。傳燈宗門。列俎孔廟。其書近理。概可知矣。且

太祖

文皇。並崇刹像。名卿察相。咸峙金湯。火書廬居。譚何容易。幸無以西人攻西人。一遭敗蹶。教門頓圯。

天主有靈。寧忍授甲推轂於先生。自隲聖域。失定吉界耶。不佞固知先生奉天主戒。堅於金石。斷無倍師淪盟之理。第六

經子史。既足取徵。彼三藏十二部者。其意每與先生合轍。不一寓目。語便相襲。詎知讀畸人十篇者。掩卷而起曰。了不異佛意乎。遼豕野芹。竊爲先生不取也。嗟乎。羣生蠕蠕。果核之內。不知有膚。安知有殼。况復膚殼外事。存而不論。是或一道。惟先生擇焉。倚枕騰口。深愧謙占。穹量鴻包。應弗標外。主臣主臣。

利先生復虞銓部書

竇西陬鄙人。棄家學道。泛海八萬里。而觀光

上國。於茲有年矣。承大君子不鄙。進而與言者。非一二數也。然竇於象緯之學。特是少時偶所涉獵。獻

上方物。亦所攜成器。以當羔雉。其以技巧見獎借者。果非知竇之

深者也。若止爾爾。則此等事。於做國庠序中。見爲微末。器物復是諸工人所造。八萬里外。安知

上國之無此。何用泛海三年。出萬死而致之。

闕下哉。所以然者。爲奉 天主至道。欲相闡明。使人人爲肖子。

卽於大父母得効涓埃之報。故棄家忘身。不惜也。幸蒙

聖恩。旣得卽次食大官。八年於茲。亦欲有所論著。不敏未能。昨畸

人篇。則是答問時。偶舉一二理端。因筆爲帙。質之大都人士。

其於教中大論。曾未當九牛之一毛也。不圖借重雄文。謬見

獎許。諸所稱述。皆非竇所敢當也。獨後來。太極生上帝語。與

前世聖賢所論。未得相謀。尙覺孔子太極生兩儀一言爲安

耳。太極生生之理。亦做鄉一種大論。其書充棟。他日尙容畧

陳一二。以請答教。至乃棄置他事。獨以大道商確。則蒙知實深矣。捧讀來札。麀麀千言。誨督甚勤。而無勝氣。欲竇據理立論。以闡至道。敝鄉諺云。和言增辯力。臺教之謂乎。且鐘鼓不叩擊。不發音聲。亦是夙昔所想望也。伏讀來教。知竇輩奉戒堅於金石。不識區區鄙衷。何由見亮。卽此一語蒙答。雖極慮畢誠於左右。知弗爲罪。幸甚幸甚。蓋竇輩平生所奉大戒。有十。誹謗其一也。佛教果是。果未嘗實見其非。輒遂非之。不誹謗耶。竇自入中國以來。畧識文字。則是堯舜周孔。而非佛。執心不易。以至於今。區區遠人。何德於孔。何仇於佛哉。若謂竇姑佞孔。以諂士大夫。而徐伸其說。則中夏人士。信佛過於信孔者甚多。何不並佞佛。以盡諂士大夫。而徐伸其說也。實是

堅於奉戒。直心一意。所是所非。皆取憑於離合。堯舜周孔。皆以修身事上主爲教。則是之。佛氏抗誣上主。而欲加諸其上。則非之。竇何敢與有心焉。夫上主一而已。謂有諸天主不誣乎。渺小人羣。欲加天主之上。不抗乎。其爲瑕釁。孰大於是。亦何必徧繙五千餘卷。而後知也。佛氏之書。人自爲說。聞大藏中。最多異同。側聆門下。蓋世天才。而留心貝葉。若其書中。果有尊崇上主。虔修企合。以此爲教。敢不鞭弭相從。若其未然。卽竇之執心不易。旣蒙臺亮矣。至其書中指義。捕風捉月者。實多。微渺立通者不少。雖未暇讀。竊亦知之。然譬諸偏方僭竊之國。典章制度。豈不依稀正統。而實非正統。爲臣者豈可艷其文物。褰裳就之哉。舍衛雖堅。恐未免負固爲名也。雖然。

而來教所云。檢閱諸經。探微稽實者。實獲我心。所不敢廢。頃緣匆匆。未能得爲。仰惟門下。博物多聞。素深此義。若得樞趨函丈。各挈綱領。質疑送難。假之歲月。以求統一。則事逸功倍。更愜鄙心矣。此實良勸。當夙宵圖之。或遂得果此。未可知也。至於拙篇中天堂地獄短長之說。鄙意止欲闢輪迴之妄。使爲善不反顧。造惡無冀幸耳。孟子云。不以文害辭。辭害意也。儻因鄙言。悟輪迴之妄。則地獄窮劫不出。天堂一日千歲。此亦言之有據者也。又何待論乎。若云生處盡識。故輕此人。此偶舉之言也。海內萬國。頗嘗審究。某方某教。千百其岐。印度以東。延入中國。二三萬里之內。知有佛耳。止一天竺。無別釋迦。但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。理果是者。何論其地。此非異同之

肯綮也。凡諸異教。行久行遠者。無不依附名理。繼以聰明特達之士。入於其中。著述必多。自覺可信。所貴窮源探本。原始要終。以定是非之極。竇輩所與佛異者。彼以虛我以實。彼以私。我以公。彼以多岐。我以一本。此其小者。彼以抗誣。我以奉事。乃其大者。如是止耳。且佛入中國。既二千年矣。琳宮相望。僧尼載道。而

上國之人心世道。未見其勝於唐虞三代也。每見學士稱述。反云。今不如古。若敝鄉自奉教以來。千六百年。中間習俗。恐涉誇詡。未敢備著。其粗而易見者。則萬里之內。三十餘國。錯壤而居。不一易姓。不一交兵。不一責讓。亦千六百年矣。上國自堯舜來。數千年聲名文物。儻以信佛奉佛者。信奉 天主。

當日有遷化。何佛氏之久不能乎。此未見之事。難以徵信。今直當詳究其理。以決從違。大義若明。卽定於樽俎。豈輪攻墨守之比。而待授甲推轂爲哉。但其中一事。頗覺爲難。佛書固多。習者亦衆。敝國經典。及述事論理。羽翼道真者。方之佛藏。不啻倍蓰。然未經翻譯。竇又孑然無徒。未能辦此。以今事勢。如來教所云。以一疑千。恐遭敗蹶。此爲力屈。非理屈也。鄙意以爲。在今且可未論勝負。儻藉上國諸君子之力。翻譯經典。不必望與佛藏等。若得其百之一二。持此而共相詰難。果爲理屈。卽亦甘心敗蹶矣。自非然者。則臺教云。不盡通佛書。不宜攻舍衛城。竇亦將云。不盡通

天主經典。豈能隳我聖域。失我定吉界耶。究心釋典。以覈異同。竇

將圖之。究心主教。以極指歸。非大君子孰望焉。此爲天下後世別岐路以定一尊。功德不細。幸毋忽鄙人之言也。風靡波流。耳目所矚。賢聖不免。門下云。堂堂中國。賢聖總萃。其所信從。無弗是者。則漢以前中國無聖賢耶。門下所據。漢以來之聖賢。而竇所是者。三代以上之聖賢。若云堯舜周孔未聞佛教。聞必信從。則竇亦云漢以下聖賢未聞。

天主之教。聞必信從。彼此是非。孰能一之。凡此皆不可爲從違之定據也。來教又云。鄙篇所述。了不異佛意。是誠有之。未足爲過。何者。若竇竊佛緒餘。用相彈射。此爲操戈入室耳。今門下已知竇未曉佛書。自相合轍。何不可之有。竇所惜者。佛與我未盡合轍耳。若盡合者。卽異形骨肉。何幸如之。門下試思。八

萬里而來。交友請益。但求人與我同。豈願我與人異耶。逃空谷者。聞人足音。蹙然而喜矣。遼豕自多其異。竇乃極願其同。則羣豕果白。亦蹙然而喜之日也。肆筆無隱。罪戾實深。仰冀鴻慈。曲賜矜宥。悚仄悚仄。

利先生復蓮池大和尚竹牕天說四端

天說一曰。一老宿言有異域人。爲天主之教者。子何不辯。子以爲教人敬天善事也。奚辯焉。老宿曰。彼欲以此移風易俗。而兼之毀佛謗法。賢士良友。多信奉者故也。因出其書示子。乃畧辯其一二。彼雖崇事天主。而天之說。實所未諳。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。忉利天王也。一四天下。三十三天之主也。此一四天下。從一數之。而至於千。名小千世界。則有千天主。

矣。又從一小千數之，而復至於千。名中千世界。則有百萬天主矣。又從一中千數之，而復至於千。名大千世界。則有萬億天主矣。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。大梵天王是也。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主。梵天視之。畧似周天子。視千八百諸侯也。彼所知者。萬億天主中之一耳。餘欲界諸天。皆所未知也。又上而色界諸天。又上而無色界諸天。皆所未知也。又言天主者。無形、無色、無聲。則所謂天主者。理而已矣。何以御臣民。施政令。行賞罰乎。彼雖聰慧。未讀佛經。何怪乎立言之舛也。現前信奉士友。皆正人君子。表表一時。衆所仰瞻。以爲向背者。予安得避逆耳之嫌。而不一罄其忠告乎。惟高明下擇芻蕘。而電察焉。

辯曰。武林沙門。作竹牕三筆。皆佛氏語也。於中。天說四條。頗論吾
天教中常言之理。其說率畧未備。今亦率畧答之。冀覽者鑑別。定
是非之歸焉。其一。首言教人敬天。善事也。奚辯焉。此蓋發端之辭。
非實語。然不可不辯。夫教人敬天者。是教人敬 天主以爲主
也。以爲主者。以爲能生天地萬物。生我。養我。救我。賞罰我。禍福我。
因而愛焉。信焉。望焉。終身由是焉。是之謂以爲主也。主豈有二乎。
旣以爲主。卽幽莫尊於天神。明莫尊於國主。皆與我共事 天
主者也。非 天主也。佛惟不認 天主。欲僭其位。而越居其
上。故深罪之。卽吾教中。豈敢謂事 天主可。事佛亦可乎。彼旣
奉佛。是以佛爲主也。凡上所云。生養諸事。愛信望諸情。皆歸於佛。
則佛之外。亦不應有二主。二之。是悖主也。安得云敬天。善事耶。且

彼妄指吾

天主爲彼教中忉利天王。其大梵天王萬億倍大

於忉利天王。而大梵天王又於佛爲弟子列也。則忉利天王之於

佛。烏得擬八百諸候。之於周天子。蓋名位至下。特小有所統率。如

所謂輿臣臺臺臣僕者耳。今有人事周天子以爲主。又謂其輿臺

亦爲主可乎。舍周天子不事。而事其輿臺。威福玉食。望之以爲歸。

此乃周天子所必誅。卽亦臣事周天子者所必誅。反可稱爲善事。

置之不辯耶。故我以天主爲主。汝以佛爲主。理無二主。卽無

二是。無二是。則非者。必受甚深地獄之苦。此豈小事。可相坐視者。

西土數萬里東來。正爲大邦人士認佛爲主。足可歎憫故也。彼以

佛爲主。宜以我爲非。共相憫恤。深相諍論。孰是孰非。令其歸一。可

也。何爲置之不辯耶。以佛爲主。不佛者。置之不辯。亦非度盡衆生。

我方成佛之本願矣。故辯者吾所甚願也。鐘不考不聲。鼓不擊不鳴。不辯則未明者無時而明矣。第辯須有倫有序。如剝葱筍。如析直薪。方能推勘到底。剖析淨盡。使事理畫一。衆無二尊。此辯功之成也。若憑訛傳之謬說。以爲根據。信耳不信理。因而妄相折挫。辯之不勝。卽傲言詈語。欲擊欲殺。此爲兒戲。非正辯矣。訛傳謬說者。何也。所謂四天下。三十三天。三千大千者。卽是也。四天下。三十三天。其語頗有故。蓋今西國地理家。分大地爲五大洲。其中一洲。近弘治年間始得之。以前不識。止於四洲。故元世祖時。西域札馬魯丁。獻大地圓體圖。亦止四洲。載在元史可考也。四洲之中。獨亞細亞。歐邏巴。兩地相連最廣。其中最多高山。故指亞細亞之西境一高山。爲崑崙亦可。或爲須彌。爲妙高。皆可。此四天下之說所自來。

也。西國曆法家。量度天行度數。分七政爲七重。其上又有列宿。歲差。宗動。不動。五天。共十二重。卽中曆九重之義。七政之中。又各自有同樞。不同樞。本輪。等天。少者三重。多者五重。總而計之。約三十餘重。此皆以璣衡推驗得之。非望空白撰之說也。此三十三天之所自始也。此二端者自有本末。但言出佛經。多竄入謬悠無當之語耳。至於三千大千之說。不知孰見之。孰數之。西國未聞。卽西來士人。曾游五印度諸國者。其所勸化婆羅門種人。入教甚衆。亦不聞彼佛經中。曾有是說。獨中國佛藏中有之。不知所本。以意度之。大都六朝以來。譯文假托者。祖鄒衍大瀛海之說。而廣肆言之耳。不然。何彼湮滅之盡。此相肖之甚也。蓋五印度近小西洋。西國往來者甚衆。經籍教法。從古流傳至彼。其所爲佛教。皆雜取所聞於

他教者。會合成之。如善惡報應、天堂地獄。是從古以來天主之教。如輪迴轉生。則閉他臥刺白撰之論。迨後流入中華。一時士大夫。醉心其說。翻譯僧儒。又共取中國之議論文。字而傳會增入之。所以人自爲說。不相統一。若其間鈎深索隱。彼法中所謂甚深微妙。最上一乘者。綜其微旨。不出於中國之老易。蓋自晉以來。人人老易。文籍必多。今皆泯沒不傳。則當時之立言塵論。汪洋恣肆之譚。微渺圓通之義。盡入之佛經中矣。不然。何印度所譚佛法。了不聞此等議論也。印度去中國甚近。婆羅門輩。求之不難。果欲真辯是非。試覓彼人數輩。令盡持其經典。以來復覓此中才士數輩。共肆習翻譯之。果否真僞。有無竄入。灼然自見矣。若言三千大千。以佛慧眼見知。非常所識。是佛所說。當可據依。則此一天中事。佛尤宜

識之。何諸經所說日月、星宿、度數。一一不合。且自相舛錯耶。又其顯者。西國分天文爲五十二相。如大熊、小熊之屬。近黃道者十二相。如獅子、寶瓶之屬。其說有圖、有解。分列位次。與三垣二十八宿文絕不類。今佛經中。但取十二名字。附會中國二十八宿。與陰陽吉凶之說。湊合成文。此外毫不知之。云是文殊菩薩所說。此卽是抄謄二方議論。雜合成書之佐證。謂四天下、三十三天。不出於西國。謂三千大千。不出於鄒衍。可乎。就令此三說者。出佛知見。不當得妄。卽此三事。所言亦宜統一。云何四天下之最中處。一經言崑崙山在地。一經言妙高山在水。孰是乎。崑崙山。一經言高一萬五千里。一經言二萬一千里。妙高山。言入海八萬。踰繕那。高四萬由旬。孰是乎。三十三天。一經言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自下而上。一經言

崑崙四面。面各八天。其上一天。又孰是乎。孰謂不誑語。不異語乎。然謂四天下。總一天主。尙可。謂三十三天。各一天主。謬矣。至三千大千。則天主至衆。有如庶品。惟佛至尊。罪尙有大於此者乎。佛者。天主所生之人。天主視之。與蟻正等。今反尊之。令尊卑易位。大小倒置。問孰知之。孰言之。則又自知之。自言之。此又何等妄誕。而賢智之士。皆從而信向焉。何居。譬如有人。本一鄉民。鄉屬於國。國屬於天子。天子視彼鄉民。大小懸絕。亦何待論。乃忽中風狂語云。此國外。有百千萬億國。國各有主。凡此各主。我皆得而臣視之。同鄉之人。不一核其真僞。亦皆從而臣視之。他日轉聞之。天子何如。惜哉。何不一論其真理。果可信否。而空與其罪也。若喜其微之。渺言。而甘心從之。寧知微渺者。又非彼自言乎。可因而並信其猖。

狂無上之言乎。若因其猖狂無上之言，爲可駭異，以爲非佛不能。則莊周逍遙，宋玉大言，中國有之舊矣。亦可信以爲真乎。規矚之大，以爲籠。規鯤之大，以爲釜。規夸父之大，爲衣裳冠履。則人必狂而笑之。今者披猖醉夢，妄言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。舉萬國數千年以來，帝王聖賢所昭事之上主，降而下之，儕於庶品。反以爲是，必然不可易。乃至塑作梵天神像，侍立佛前，何不思之甚哉。儻云善惡報應，在身之後，必然不爽。早宜修繕，此則自然之理。根於人之靈心，生死大事，關繫人之真命。佛能驅人類而從之者，本原在此。不知此本吾——天主之教法，附會出之者也。果爲生死大事，則當承事——天主。去僞卽真，脫寢凶禍之鄉，寘身吉福之境。在一反掌間耳。願有志者，據理而論，擇地而蹈，相與講究從事可也。彼

又言。天主無形、無色、無聲、則是天主者、理而已矣。將何

以御臣民。施政令。行賞罰乎。惜哉此言。傷於率爾。謂天主無

形、無色、無聲者。神也。神無所待而有。而萬物皆待之而有。故雖無形、色、聲。能爲形、色、聲。又能爲萬形、萬色、萬聲之主。曷爲不能御臣民。施政令。行賞罰乎。理者虛物。待物而後有。謂天主爲理。不

可也。且佛經言佛菩薩。不多有神通靈應乎。佛則曾有報身。涅槃後已無之。諸菩薩並報身無之。試問今佛菩薩。爲有形色聲乎。爲無神通靈應耶。則亦自相矛盾矣。格物窮理之說甚長。今未易盡請以異日。儻向上所說。更須折辯者。仍祈示教。共參訂焉。辯者。吾所甚願。前旣已言之矣。

其二曰。又問。彼云梵網言一切有生。皆宿生父母。殺而食之。

卽殺吾父母。如是。則人亦不得行婚娶。是妻妾吾父母也。人亦不得置婢僕。是役使吾父母也。人亦不得乘騾馬。是陵跨吾父母也。士人僧人不能答。如之何。予曰。梵網止是深戒殺生。故發此論。意謂恒沙劫來。生生受生生。生必有父母。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。蓋恐其或已父母。非決其必已父母也。若以辭害意。舉一例百。則儒亦有之。禮。禁同姓爲婚。故買妾不知其姓。則卜之。彼將曰。卜而非同姓也。則婚之固無害。此亦曰。娶妻不知其爲父母。爲非父母。則卜之。卜而非已父母也。則娶之亦無害矣。禮云。倍年以長。則父事之。今年少居官者。何限。其舁轎。引車。張蓋。執戟。必兒童而後可。有長者在焉。是以父母爲隸卒也。如其可通行而不礙。佛言獨不可通行乎。

夫男女之嫁娶。以至車馬童僕。皆人世之常法。非殺生之慘毒比也。故經止云。一切有命者不得殺。未嘗云。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。不得使令也。如斯設難。是謂騁小巧之迂譚。而欲破大道之明訓也。胡可得也。復次彼書杜撰不根之語。未易悉舉。如謂人死其魂常在。無輪迴者。既魂常在。禹湯文武。何不一誠訓於桀紂幽厲乎。先秦兩漢。唐宋諸君。何不一致罰於斯。高莽操。李楊秦蔡之流乎。既無輪迴。叔子何能說前生爲某家子。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母釵乎。羊哀化虎。鄧艾爲牛。如斯之類。班班載於儒書。不一而足。彼皆未知。何怪其言之舛也。

辯曰。按實義第五篇。正輪迴六道之誣。畧有六端。今所辯一切有

生。皆宿生父母云者。是其第六。則前五端。皆屈服無辭。必可知矣。第六端言。據輪迴之說。一切有生。恐爲宿世父母。不忍殺而食之。則亦不宜行婚娶。使僕役。跨驪馬。恐其宿世爲我父母眷屬等。此理甚明。無可疑者。今辯曰。恒沙劫來。生生受生生。生必有父母。蓋恐其或已父母。非謂其決已父母也。夫恐其或然。則不宜殺之。不謂其決然。則可得而婚娶之。役使之。騎乘之。於理安乎。夫生生必有父母。恒沙劫來。轉生至多。父母亦至多。其爲叔伯尊行。兄弟。子孫。親戚。君師。朋友。尤多。而吾一生所役使用度諸物又多。輪迴果有。必將遇一焉。豈卜可避免乎。佛教明言。卜筮等事。皆不應作。今又教人卜度前世事。不犯佛戒乎。卜何能知人事。卽目前事。卜而偶中者。百中僅一耳。其不驗者至多。能知前世事乎。能知沙劫以

來。生生世世事乎。婚娶可卜而避之。則役使騎乘等。亦可卜而避之。云何不卜乎。吾一卜甚易。父母眷屬。役使騎乘。甚辱甚勞。又何憚不以吾之甚易。免彼勞辱也。卽日用間。又不勝卜矣。又轉爲倍年父事之說。禮言倍年父事。蓋父執也。非謂貴賤不倫者。一概皆父事之也。不然。以六尺之孤。而臨王位。無所措其手足矣。從上言。恐爲父母轉生。不應殺食等者。謂真父母。不謂似父母也。云何得言今年少居官者。皆以似父母之長年。爲隸卒。則亦可以真父母之轉生者。爲妻妾童僕騎乘乎。何其引喻之不倫耶。凡辯論事情。宜循其本。實義所云。蓋以此證輪迴之必無耳。意若曰。天主造物。旣使人轉生爲禽獸。又不令人知之。萬一爲其宿生父母。而殺食之。騎乘之。又爲大罪。則是以天下爲大阱。而罔民也。故知

天主必不使人轉爲禽獸也。既使人轉生爲人。又不令人知之。萬一爲其宿生父母。而嫁娶之。役使之。又爲大罪。亦罔民也。故知天主必不使人轉爲人也。此本意也。若欲明輪迴之必有。亦宜條論其所以必有之故。既能明其必有。然後別生他論。可也。今者空然坐據輪迴之必有。而曲論其所以處置之術。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。猶向者坐據三千大千之必有。而遽欲小佛。乘浮雲。摧泰山。其失畧等矣。既明輪迴之必無。則禽獸可得而殺與用。人可得而嫁娶使令。此理燦然。云何小巧迂譚乎。人死其魂常在。必然之理。必如是。然後善惡之報無盡。然後可以勸善而懲惡。顧猶有不覺不力者焉。藉其泯滅。豈不令小人倖免。而君子枉受爲善之苦勞乎哉。

天主教與佛。多有相左。至言靈魂不

滅。佛教中亦有之。云何自背其說乎。靈魂必滅。彼往生成佛升天者。何物乎。輪迴六道。地獄受苦者。又何物乎。禹湯諸君。其靈魂必不滅。然桀紂斯高等之殃罰。

天主主之。非諸君事也。此理甚長。今未易罄。若言不行罪罰。以證靈魂必滅。則三筆所載。某爲城隍。某爲閻王。甚衆。若將信之。其靈魂不在乎。其家子孫童僕。犯有過失。亦能誨督罰治之乎。此可謂輕於持論矣。某前生爲某家子。某轉生爲某物。佛書與小說書多有之。然而訛傳妄證者。至衆。往往有載入刻中。傳播遠邇。而歷其地。詢其人。乃毫無影響者。是知書傳所說。未可信也。萬一果有之。則是魔鬼憑依。以誑惑人。使從其類。信之。是墮其計中。尤不可之大者。且此等傳記。皆佛入中國始有之。何漢以前。了無一人。知前身事乎。佛果以輪迴誘人爲善。

去惡。宜使人明知之。云何億兆之中。僅得一二也。載於儒書。便爲可信。則今小說家。汗牛充棟。盡皆實事。於理難言矣。

天說三曰。復次南郊以祀上帝。王制也。曰。欽若昊天。曰。欽崇天道。曰。昭事上帝。曰。上帝臨汝。二帝三王所以憲天而立極者也。曰。知天。曰。畏天。曰。律天。曰。則天。曰。富貴在天。曰。知我其天。曰。天生德於予。曰。獲罪於天。無所禱也。是遵王制。集千聖之大成者。夫子也。曰。畏天。曰。樂天。曰。知天。曰。事天。亞夫子而聖者。孟子也。事天之說。何所不足。而俟彼之創爲新說耶。以上所陳。儻謂不然。乞告聞。天主。儻予懷妒忌心。立詭異說。故沮壞彼王教。則天主威靈洞照。當使猛烈天神下治之。以飭天討。

辯曰。彼說所引南郊祀上帝。與詩書所言欽若昭事等。以爲從古帝王皆事天也。夫釋氏而肯言帝王之事天。此吾所甚願也。引孔孟言知天事天等。以爲孔孟教人事天也。夫釋氏而肯言孔孟之事天。又吾所甚願也。何者。至是而天乃大矣。不若向者三千大千之云。至衆多卑微矣。雖然。其如背佛何。佛既居大梵天王於弟子列。其忉利天王。不能當周天子之輿臺。中國聖賢所事之昊天上帝。則亦忉利天王耳。堯舜孔孟等。豈知有欲界。色界。無色界。諸天乎。若果以佛爲主。則堯舜孔孟等。亦所謂舍周天子不事。而事其輿臺。周天子所必誅。臣事周天子者所必誅也。今既事佛矣。又盛稱諸事天者。爲憲天立極。爲集千聖之大成。爲亞聖。則是以周天子爲天子可。以周天子之輿臺爲天子亦可也。世豈有如是兩可

之理乎。既以爲兩可。則彼居一天之下。其中心實未嘗不以一
天主爲至尊無上。未嘗不以諸帝王聖賢事天畏天者。爲當然不
易之理。雖習聞三千大千之說。習稱佛言不誑不異。實亦未嘗真
見其然。以爲昭灼無疑。特溺於所聞。姑爲之因。仍演說云耳。今設
立兩端。求其必定歸一。從佛則 天主爲至微至卑。 天主
必罪之。從 天主。則佛爲至妄至誕。佛必罪之。將何從焉。必且
首鼠兩難。必不敢盡舍 天主而歸佛矣。此等意象。出於人之
靈心。不可強也。不可滅也。不可欺也。試人人捫心求之。誰獨不然
乎哉。誠見其然。卽是去僞卽真之機括。故曰吾所甚願也。若其兩
難適從。惶惑無措。卽當相與講論商確。研析幾微。務求至當。披剝
至盡。豈有永無歸一之理。故曰辯者。吾所甚願也。但云事天之說

無所不足。何俟創爲新說。此又傷於率爾矣。若儒書言天。果無不足。更無一語可加。今來所舉。止於推演舊文。是則不名新說。果係新說。爲儒書所未有者。便可發明補益。又安知非足其所不足者乎。夫帝王聖賢。言事天畏天等。信有之。然帝王聖賢自爲此。必教人共爲此。又必期人人盡爲此。然後謂之帝王聖賢耳。今天下。果能人人昭事奉若。人人日日事事言言念念。皆無毫毛過失。獲罪於天。則帝王聖賢所言所願。無一不滿。真可謂無所不足矣。真無俟創爲新說矣。若猶未也。則帝王聖賢之志。此時尙爲未遂。果有待後人之足之也。然則堯舜孔孟。而在今日。撫此民物。自知欽崇奉若之志。未爲暢滿。必將求所以滿之之術。如飢於食。渴於飲焉。聞有傳述 天主之教。教人欽崇奉若。牖民使歸誠於 天

主祈

天主願降祐於民。究將使人人日日。果無獲罪於天者。

必且速致之。按其書與言。必共討論之。論之而當。必尊信力行之。何謂不俟新說乎。事天者。守其已陳之說。無俟於新。所俟於新者。必佛說而後可乎。吾

天主之教。自開闢以來。相傳至今。歷歷

自有原委。其間一字一句。一事一法。不出於

天主。不由千百

聖賢真傳實授的然無疑者。不以入之經傳。誰敢自立一矩矱。自撰一文言。特中華遠未及傳。近歲乃至耳。非今日創爲之新說也。若中國堯舜孔孟。言天事天之書。火於秦。黃老於漢。佛於六朝。以降。又雜以詞章舉業。功名富貴。書既殘缺。所言所事。又未見人人日日。設誠致行之。何謂已足乎。即使已足矣。相與參求闡發。又奚所不可乎。若稍有其書。有其言。便謂已足。則堯舜之後。安用孔孟

乎。眞法堯舜孔孟者。必不據堯舜孔孟殘缺之言。而距人千里之外也。天主之能無盡。仁愛無盡。謗者害者。無不憐憫之。誘掖之。今者一言沮壞。謂且遽飭天討。吾安敢知。然言。天主威靈洞照。則又知有天主。向者三千大千之說。果未能灼然無疑。又一徵也。不然。佛至大。忉利天王至小。果信其然。何得於佛弟子。敢命天神飭天討乎。若眞見其不能討。而姑爲是語。又犯妄言兩舌戒矣。余聞此翁。天資樸實。有意爲善。特囿於本教。未能透脫耳。惜哉惜哉。

天說餘曰。予頃爲天說矣。有客復從而難曰。卜娶婦。而非己父母也。既可娶。獨不曰。卜殺生。而非己父母也。亦可殺乎。不娶而生人之類絕。獨不曰。去殺而祭祀之禮廢乎。被難者默。

然以告子。子曰。古人有言。卜以決疑。不疑何卜。同姓不婚。天下古今之大經大法也。故疑而卜之。殺生。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也。斷不可爲。何疑而待卜也。不娶而人類絕。理則然矣。不殺生而祀典廢。獨不聞二簋可用享。殺牛之不如禴祭乎。則祀典固安然不廢也。卽廢焉。是廢所當廢。除肉刑禁殉葬之類也。美政也。嗟乎。卜之云者。姑借目前事。以權爲比例。蓋因明通蔽云爾。子便作實法會。真可謂杯酒助歡笑之迂譚。俳場供戲謔之諱語也。然使愚夫愚婦。入乎耳而存乎心。害非細也。言不可不慎也。客又難。殺生止斷色身。行姪直斷慧命。意謂殺生猶輕。不知所殺者。彼之色身。而行殺者。一念慘毒之心。自己之慧命斷矣。可不悲夫。

辯曰。夫卜筮陰陽之說。人世之大害。不可信用也。矧曰用以卜前
世事乎。害之中復有害焉。且卜而可信。則三千大千世界。尙不知
其有耶否耶。宜先卜之。卜而無有。宜屏絕不言。如是可謂能信卜
者。苟爲不然。則其於卜也。猶在疑信之間。祇以是爲權宜副急之
策。乃彌見其辭之窮耳。何明之因。何蔽之通乎。今所論者。輪迴之
有與不有。在實義。畸人七克諸篇。稍說其一二矣。若信爲必有者。
願顯舉諸篇對析其理。勿以卜之一言。姑借權比云爾也。然則殺
生如何。曰。殺生不殺生。不可爲功與罪。有所附則爲功與罪。如殺
生者。爲事邪魔。恣淫慾。及和合諸惡事。則殺生大罪也。如不殺生。
爲信有輪迴故。是顯背 天主賞罰之正經。若世法擅改律令。
者。則不殺生大罪也。如少殺生。爲事 天主故。則愛物亦徵其

愛。天主少殺生，爲養人故。則愛物亦徵其愛人。此爲功矣。儻無所附麗。其愛情全向於物。但能不爲輪迴而愛之者。則非功亦非罪也。若言盡不可殺。殺之者爲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。則天主未嘗有是命。古西土聖賢。及所聞於中土聖賢者。亦未嘗有是訓。萬國君臣。所以約束人民者。亦未嘗有是律。何所據而名之罪惡若斯甚乎。夫教訓法律。因於理而出。理附於事勢而見者也。教訓法律。事理事勢。又天下古今之公物也。一物不可殺。卽物物不可殺。一人不可殺。卽人人不可殺。一時不可殺。卽百千萬年不可殺。如此。豈非自今以前。上遡之至於生人之初。人人不殺生乎。果若是也。則世界安得有人。造物之初。先有萬物。然後有人。造物之主。本爲人而生萬物也。嘗命人主萬物矣。嘗命人用

萬物矣。自生人之祖。有方上主之命。因而鳥獸亦方人之命。於斯時也。爪牙角毒。鳥獸之猛百倍於人。皆能殺人而食之。才智者出。不得已。作爲五兵網罟之屬。以自救而制勝。因而食其肉。衣其皮。是食肉衣皮。起於殺鳥獸。殺鳥獸起於自救其命。自救其命。起於鳥獸之能殺人也。寇賊姦宄妄殺人。制治者殺之。鳥獸能殺人。何獨禁殺之乎。相沿至於堯舜之世。猶曰獸蹄鳥迹。交於中國。是堯舜以前更多也。益烈山澤。禹治洪水。然後害人者消。益烈山澤。不殺之乎。不殺。能驅而放之。而消之乎。自是以來。鳥獸之迹不交。食人之鳥獸既遠。人亦不得恒食鳥獸。於是稼穡之利興。則猶有食稼穡之鳥獸。稼穡盡。猶之乎殺人也。於是作爲蒐苗獮狩。四時之田。田者。獵於田中。去其害稼穡者。此皆殺生之所自來也。如生人

以來。

天主遂著殺生之戒。則一蟲之微。殺一人有餘矣。况其

他毒螫鷲猛者萬端。彼得而殺人。人不得而殺之。豈能以生人之至寡。當彼至衆乎。堯舜之世。著殺生之戒。不烈山澤。驅蛇龍。獸蹄鳥迹。何時消乎。不爲四時之田。稼穡卒痒。人不盡饑而死乎。如此人類之滅久矣。安得有帝王聖賢。又安得有所謂佛者。起而爲衆生戒殺也。則彼將曰。生人之初固然。至於今。鳥獸不甚殺人。人宜戒殺。如此豈非自今以後。至於百千萬年。人人不可殺生乎。果行此。則數十百年以後。世界又無人矣。鳥獸至易蕃育也。不殺之。則亦不宜搏擊。恐致死也。不殺不搏擊。必將居人之居。食人之食。一蝗之類。能盡穀。一虎之類。能盡人。何况其餘毒螫鷲猛者萬端。彼得而殺人。人不得而殺之。不出十年。而鳥獸遍國中。不出百年。而

天下無孑遺。自然之勢也。若曰。我不殺之。而能驅逐之。捍衛之。第不知何法。而能驅逐之。捍衛之也。彼徒見今畏死之鳥獸避人。初不知不殺之後。强者攫殺弱者。援筮攫人而奪之食矣。度其勢。不至於人殺之。則必至於殺人。殺生之戒。又焉能充其類也乎。必充其類。將拱手就噬。而讓此世界於鳥獸。不知

天主造此世界。爲人耶。爲鳥獸耶。如爲鳥獸。鳥用生人。如果爲人。人曷爲拱手就噬。而讓之於鳥獸。如必曰。生人之初。可以殺之。百年之後。待其殺人也。可以殺之。特今世不可以殺之。卽非世世通行之常法。如曰。他人殺之。鳥獸旣遠避矣。不我殺矣。我可以無殺之。卽又非人人通行之常法。如曰。彼能殺人之鳥獸。可殺之。此不能殺人之鳥獸。不可殺之。卽又非物物通行之常法。夫我之法。旣不可爲天下古

今之大常。犯之者。又焉得爲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哉。故天
主造物。無所不能。儻有意戒殺。必不爲此鳥獸與人。不可兩存之
勢。旣有此不兩存之勢。卽有可殺而用之之理。卽不宜有禁殺之
教訓法律。故千古帝王聖賢。止於愛養。時取節用之。未爲失也。豈
可與肉刑、殉葬、同類譏之乎。肉刑殉葬人也。人與物輕重之分久
矣。必欲等無軒輊。須果有輪迴而後可。輪迴又必不可得有。則人
與物必不能等無軒輊。定有定無。倘未信者。請須後命。相與商求
是正焉。

原跋

蓮池棄儒歸釋。德園潛心梵典。皆爲東南學佛者所宗。與利公昭事之學。憂憂乎不相入也。茲觀其郵笥辯學語。往復不置。又似極相愛慕不靳。以其所學。深相訂正者。然而終於未能歸一。俄皆謝世。悲夫。假令當年。天假之緣。得以晤言一室。析義送難。各暢所詣。彼皆素懷超曠。究到水窮源盡處。必不肯封所聞識。自錮本領。更可使微言奧旨。大豁群蒙。而惜乎其不可得也。偶從友人。得此抄本。喟然感歎。付之剞劂。庶俾三公德意。不致歲久而湮。淺深得失。則余何敢知焉。